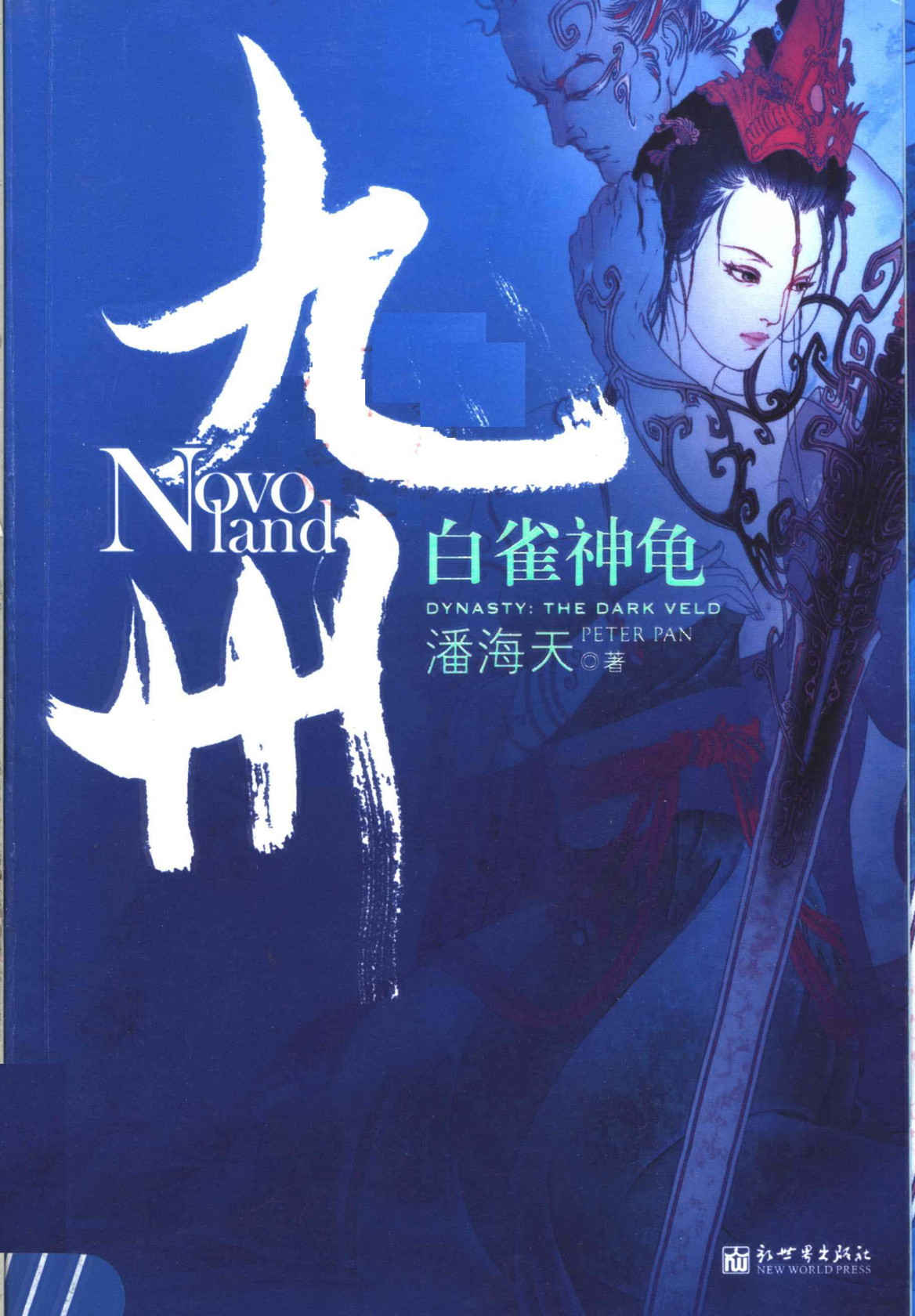




Novo

白雀神龟

DYNASTY: THE DARK VELD

潘海天 PETER PAN
◎著

白雀神龟

DYNASTY: THE DARK VELD

Novo
land

潘海天◎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州·白雀神龟 / 潘海天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6.5

ISBN 7-80228-070-2

I. 九... II. 潘...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44215号

九州·白雀神龟

策 划: 记忆坊图书工作室

作 者: 潘海天

责任编辑: 吕晖 杨雪春

特约编辑: 沈含颖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 (010) 68995424 (010) 68326679 (传真)

发行部电话: (010) 68995968 (010) 68998705 (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www.nwp.com.cn

本社英文网址: 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cn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6306

印 刷: 北京市朝阳区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x1092 1/16

字 数: 250千 印张: 17.5

版 次: 2006年5月第1版 200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228-070-2/1·022

定 价: 22.00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白雀神龟故事年表

BAIQUESHENGUIGUSHINIANGIAO

苍狼二年	年初，瀛台白杀铁狼王，舞装自尽，左膝带驰狼骑远走瀚西。瀛台寂欲禅让于瀛台白，白不许。瀛台寂亲政。是年瀛台寂七岁。
苍狼三年——十年	瀛棘部相继灭阡阳，七曲，蛮舞各部，与朔北、瀚马、阳河等部结盟，声威大震。
苍狼十年	瀛海部落夺回瀛海，瀛台寂下令重建白梨。
苍狼十一年	瀛台寂杀古弥远。
神龟元年（即苍狼十二年）	是年瀛台寂十五岁。
	瀛台寂杀瀛台白。四千人坐叛斩首弃市。
	瀛棘领蛮族十二部联军入悖都，成为除瀚州七大部外，第一个入主北都的蛮族小部落。是年，瀛台寂于北都登基称帝，改元神龟，史称大蛮天王。
	北部的青阳人被斩杀殆尽。瀛台寂却把吕贵骛的儿子吕戈留下安置在身边。
	胤武帝白清羽继位。是年白清羽二十五岁，瀛台寂十七岁，吕戈十三岁。
神龟三年	大蛮天王瀛棘寂西征夸父。其时瀚州西南七镇常乱，吕戈被任为使持节，安西大将军，监七夷军事，都统七部余众。吕戈率军北上。
	是年瀛台寂十九岁，吕戈十五岁。
神龟四年	吕戈联络各部首领，七部皆叛，一个新的青阳部落崛起。
	瀛海部被灭，余众逃入朔北，大蛮天王瀛台寂不知所终。
	是年瀛台寂二十岁，吕戈十六岁
武帝七年	风炎第一铁旅北伐。是年白清羽三十一岁，吕戈十九岁。

白雀元年（即青虎十二年）

前山王瀛台檀灭即位，改元白雀。
夏，瀛台寂生。

七姓瀛棘部战败，部族被迁徙往北荒阴羽原。

冬，先前流放至北荒的大盗铁勒延陀与七姓瀛棘结盟。

白雀二年

年初，瀛台寂入蛮舞为质。

春，青阳远征荡州夸父的军队大败于巨箕山，国力回落。蛮舞云馨生。
是年瀛台寂二岁。

白雀三年

蛮舞王蛮舞何辛萌。其子蛮舞长青即位。

白雀五年

春，吕戈生。白衣道古弥远北上蛮舞原，与瀛台寂结识。

夏初，瀛棘王与铁狼王铁勒延陀冲突被杀，史称其萌于西狩。

冬，瀛台寂趁瀛棘内乱无主之机北还阴羽原。

苍狼元年（即白雀六年）

年初，瀛台檀灭之弟昆天王瀛台寒回欲夺瀛棘大权，与铁勒延陀及瀛台檀灭的三个儿子在北荒交战，最终铁狼王得胜。

二月，瀛台寂即位，同年改元苍狼。其母王妃舞裳在铁勒延陀支持下

摄政。

七月，青阳王吕律崩，其子吕贵觥即位。

八月初，铁勒延陀杀瀛台合三兄弟。

八月底，铁狼王杀青阳使者。第二次青瀛之战爆发。

九月初，瀛台檀灭次子瀛台台率一千精兵重回北荒。

十一月初，大望山之战，瀛棘人以四万对阵青阳所率瀚州七部十四万联军。

瀛棘大胜，青阳大君吕贵觥远遁。

是年瀛台寂六岁。

主要人物简介

ZHUYAORENWUJIANJIE

瀛台寂：瀛棘大君瀛台檀灭第六子，封长乐侯，蛮族名为阿鞠尼（意为“明月”）。是一个看上去很冷漠的孩子，内心拥有可怕的炽热感情。他其实是一个完美的理想主义者，但理解他的只有一个人——蛮舞云罄。他天赋异禀，深智早慧，掌握测算天道的“元宗极笏算”和强大的秘术，在乱世里拥有财富、地位、强大的军队和无上的威名，七岁亲政，十七岁入主北都，世称“大蛮天王”。但其实，他一辈子都过得很孤独。

古弥远：瀛台寂的老师，白衣道的创始人，辰月教的叛离者。他传授给瀛台寂帝王之术，他认为为行大善可以不计小恶。辰月教的宗旨就是为了世界的稳定存在，要不惜让九州陷于连绵的烽火之中，白衣道不但顺应这个大势，并积极为这种大势的实现进行必要的准备。

他是个无法做出判断应该归属于大智慧者还是大邪恶者的角色。在这个时代，每个关键的转折点都可以看到他白衣飘飘的影子，如同一位胸有成竹的棋手，精心布置着他早已计算出结果的棋局。

瀛台檀灭：瀛棘大君瀛台隼楼第三子，瀛台寂的父亲，在瀛棘即将被青阳灭族前夕登上君位，承担起支撑这个摇摇欲坠的部族的重责。在位六年。

他曾是一位战无不胜的英雄，带领瀛棘老弱在北荒熬过了最难熬的冬夜，却在刚刚回暖时死在了自己兄弟的刀下。

铁勒延陀：瀛棘大君瀛台隼楼第四子，因豢养驰狼并训练出一支所向披靡的驰狼骑军，人称“铁狼王”。他与父族关系不睦，故随母姓，但滚热的血脉始终将他与瀛棘连在一起。他粗豪重义，快意恩仇，英勇善战，是这个时代不可多得的英雄。可惜的是，他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女人，并最终为此断送了哥哥和他自己的性命。

大合萨：名也里牙火者。因其天师（合萨蛮语意为“天师”）身份在瀛棘部中受到所有人的敬畏。他坚信瀛台寂是《石鼓书》中预示的强大君王，因而追随他出生入死。

瀛台寒回：瀛棘大君瀛台隼楼第五子，封昆天王。他是一个阴毒、冷酷、工于心计的人，一生只为取得瀛棘君位而不懈营求，却一次又一次与这个位置失之交臂。

舞裳妃：蛮舞大君蛮舞何辛的女儿，瀛台檀灭继配嫡妃，瀛台寂生母。她曾是草原上

最美丽的女人，也是苦难中的瀛棘最坚强的领导者，却又是一个被冷落的妻子，一位不称职的母亲。她所有的幸福最终建立在一个男人身上，从那一天起她开始迎击各方的仇视，以及她唯一的儿子的背叛。

赤蛮：原为瀛棘部奴隶之子，在瀛棘被迫迁往北荒时成为少年卫士的首领，后因护送瀛台寂入蛮舞为人质而成为瀛台寂的近卫。他是瀛棘部最勇猛的武士之一，瀛台寂继位后成为豹韬卫的统领。

楚叶：蛮舞部女子，瀛台寂的乳母。

贺拔蔑老：瀛棘大君的叶护（勇士），瀛台寂出生时他已经年迈，总是一副迷迷糊糊的样子，但是一旦危险降临，他便会一扫老态，立即变得威风凛凛，战无不胜。

蛮舞云馨：瀛台寂的舅父蛮舞长青的女儿，瀛台寂幼年的玩伴，此后成了蛮舞部落的女汗王。虽然蛮舞全族最后都毁于瀛台寂的骑兵铁蹄之下，她却始终没有淡忘童年时那份真情。

瀛台询：瀛台寂的大哥，封太平侯，在青阳兵临白梨城下时身入青阳为质，五年后被青阳护送回瀛棘为君，在继位前夕遇刺。

瀛台白：瀛台寂的二哥，封愤虢侯，蛮族名为浑六勒。自幼眇一目，又因生母曾被铁勒延陀掳走，而被父亲疏远。这个人可以誉为瀛棘部最伟大的武士，他勇猛无匹，为瀛棘部的再度崛起立下不可替代的功勋，最后却死在自己的弟弟瀛台寂的手里。

瀛台合：瀛台寂的三哥，封快意侯。后被铁勒延陀与舞裳妃诱杀。

瀛台彼：瀛台寂的四哥，封万里侯。后被铁勒延陀与舞裳妃诱杀。

瀛台乐：瀛台寂的五哥，封寻花侯，蛮族名为八刺蛮。后被铁勒延陀与舞裳妃诱杀。

主要人物简介

ZHUYAORENWIJIANJIE

Novo
Land

阅读关键词

YUEDUGUANJIANCI

库里格大会：蛮族世代生活在广阔的瀚州草原上，在东陆纪年的胤朝末年，他们分裂成了七个大部族和数十个小部族，相互之间争斗不休。后来蛮族人最伟大的英雄逊王阿堪提以武力压服了瀚州各部，设立了库里格大会，“库里格”的意思就是“都坐下”，也就是让所有的部族，不论大小，都有说话的权力。他还在朔方原上建立了第一座游牧人的城池，名为“北都”（又称“悖都”）。瀚州草原人称北都是“中天下”，说它位居天下的中央，从这里向四面八方征伐都很方便，而其他的几十个小部落却无法对这高墙深坐的后方形成威胁。逊王希望以此建立一个统一强大的游牧民族，但烽火始终在浩瀚的大陆上熊熊燃烧，谁也无法制止。

青阳部：当时实力最强大的瀚州盟主，拥有可怕的铁甲重骑、虎豹骑、大风营等劲旅，压迫其他各部落与其组成盟军，先后发动了第一次青瀛之战、殇州夸父之战、第二次青瀛之战等。

瀛棘部：蛮族的七个大部落分别是青阳、澜马、朔北、阳河、沙池、九埔、真颜，而七姓瀛棘部则是散落在瀚东的瀛海边缘一个部族，当年极盛时曾与逊王阿堪提间发生过一次可怕的血战，败后并不听命于库里格大会。因为他们的领地距离东陆较近，所以受东陆王朝华丽、考究的文明影响很深，在瀛海边修建了一座属于自己的城市——白梨城，这是为占据了北都的七部霸主青阳所忌惮的，所以它们之间必然会有一战。

瀛棘七姓为：瀛台、贺拔、白、国、万、长孙、纥单。瀛台为王姓（蛮族姓氏为“亦难赤必勒格不忽”），长孙、贺拔、国和白四姓乃是大姓，出亲卫大将与合萨，另三姓为小姓，多出武士那可惕和贤者别乞。而铁勒、扶风、蛮舞部落为其姻亲部落。

瀛棘部的官阶蛮语称呼如下：大君（王）、大合萨（大祭司）、别乞（贤者）、那颜（领主）、将军、叶护（勇士）、那可惕（武士）、哈刺楚（平民）、斡钵勒（奴隶），其中奴隶不仅指单个奴隶，还包括成为战胜部落的臣仆和奴隶的战败部落，他们为主人看管牲畜，战时也做为辅助军出征。

王旗：金冠豸

军队：分为四营八卫：每卫又再分左右卫，它们分别是左右豹韬卫（长刀重骑）、左右

鹰扬卫（长枪骑步）、左右玉铃卫（短刀轻骑射）、左右金吾卫（长刀轻骑）、左右千牛卫（长刀轻骑）、左右白骁卫（长枪骑步）和左右领军卫（长刀轻骑射），左右武威卫（长刀重骑）。他们中最强大的军队是左右武威卫，号称建庭三百年来，从无败绩。

军饰：豹韬卫肩甲上装饰铜对豹，鹰扬卫饰对鹰，玉铃卫饰对鹤，金吾卫饰对豸，千牛卫饰辟邪，白骁卫饰白泽，领军卫饰瑞马，武威卫饰铜对虎。

铁勒部：原先为瀛棘的姻亲部落，后被瀛棘灭族。其族人驯狼的本领，首领铁勒延陀是瀛棘大君瀛台檀灭同父异母的兄弟，在第一次青瀛之战后成为瀛棘的盟友。

蛮舞部：瀛棘的姻亲部落，以世代出美女而闻名瀚州。瀛台寂的母亲舞裳妃和吕戈的母亲蛮舞云莹都是蛮舞部的公主。

扶风部：为瀛棘的姻亲部落，瀛台檀灭、瀛台寒回和蛮舞云罄的母亲都来自扶风部。扶风部下的“风鹞子”属于一种准重骑兵。

驰狼骑：凶悍剽悍，混杂了瀛棘部落和铁勒部落的罪囚，以狼皮为铠甲，驰狼为坐骑，长弓坚盾，在极北寒地拥有一流的战斗力。

七曲虎弓手：以马代步的步行射手，他们肩披索子甲，手腕处有皮甲保护，手指关节处有保护皮套，他们使用的是长弓，射程大约在三百米左右，因为弓很长，所以必须下马射击。

天驱武士：天驱是九州大地上的一种神秘组织，是由秉承“荒”的“统一、安定”的意旨、信奉特有的“守护安宁”理念的武士组成的精英团体。天驱武士平时散布隐藏在九州各地，一旦收到宗主的命令，他们便会立即集结起强大的武装。他们的标记是一枚铁青色镌有飞鹰的指套。

辰月教徒：辰月教是九州中另一神秘组织，其教徒多为秘道士，他们秉承“墟”的意旨，主张个性与分裂，制止和谐与统一。

阅读关键词

YUEDUGUANJIANCI

Novo
Land



目录

CONTENTS	
年表	02
主要人物简介	05
阅读关键词	07
引子	1
第一卷·阴羽苍狼	5
第二卷·蛮舞宴歌	49
第三卷·北荒之乱	101
第四卷·瀛台铁勒	157
第五卷·天下有熊	217
尾声	267

九州
Novo land

▲
引子

琴声灵动犹如数百只彩色羽毛的飞鸟汇集成的鸟群，忽集忽散，忽上忽下，回荡在白色的帐篷内。

一张乌沉沉的大琴横放在地，十六根琴弦由一老一少同时拨动。两人配合默契，宛如一人。那老者身形瘦弱如孑然苍鹤，满面风霜，神情愁苦；少年才十来岁年龄，眉目轻快，抚琴之时还有余暇抬眼偷望帐中的舞娘。十多位舞者中，那位腰肢纤细的绿衣舞娘在帐篷中央华贵的毡子上轻盈飞翔，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她腰肢柔软得仿佛没有骨头，宛转间如轻烟拂动。舞裙下金光闪烁，响声吭琅，原来她的光脚踝上系着几颗金铃铛，一振一声，叮叮玲玲地合上琴声，竟然是一拍不乱。

宽敞的牛皮大帐里虽然点着十多支牛油大烛，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显得冷气森然。座上除了一位独饮的白衣人，就只有一位有一双冰冷的黑色双瞳的青年武士，似一根标枪般立在背后。白衣人看去年岁不大，但目光里却有可以驰骋千军万马的阔大原野，令人不敢仰视。此刻他半躺在一张巨大胡床上，神情慵懒，注意力似乎集中在琴声上又似乎不在。

琴声在此时猛然间一转，原来尔雅之音化为巨丁开山，夸父战舞，那老者双手开阖，挥动起来灰蒙蒙的一片，看不清究竟有多少只手。那少年如今已跟不上老者的节奏，只得住手，眼睁睁地看着老者额头上不断汇集起的汗粒。

曲调一拔再拔，到了最高音处，如百十团流星巨火次第绽放，正在心神摇曳处，猛然间十弦同时崩断。弹琴的少年一愣，脸色转为煞白，只见四下里的烛光一摇，那老者双手从琴下抽出，竟然精光湛然，各持一柄细细的长剑，朝座上的人扑去。

那些跳舞的女孩孩叫起来，四下奔逃躲藏，青年武士皱了皱眉，大步迎了上去，甚至都没有拔刀，只一伸手，十指如钩就从那老者飞舞的剑光中穿了进去，一把扭住他的脖子，咔嚓一声响，登时了结了这名列客的性命。琴前坐着的少年郎还在那儿发呆，武士转过来脸来，朝他微微一笑，少年慌忙跪伏在地，浑身抖成筛糠。

白衣王者坐的床上铺将着一张巨大的赤毛虎皮，那位绿衣舞女缩到床前虎头之后，双手捂在胸口，虽然在簌簌发抖，却大睁着一双乌溜溜的眼珠，并不显得太害怕。

白衣人倚在床上，用银筷子轻轻地敲着矮几上的铜酒盅，那是刚才中断的舞曲最后几个节拍。余音袅袅，散入到帐篷中兀自有血腥味的空气里。

“可惜啊，杀了慕先生，这凤灵一曲，怕就要失传于世了吧。”他闭着眼睛，仿佛在回味刚才的琴声。他不开口，就只有武士手抚刀柄，立在帐篷中心虎视眈眈地看着所有的人，看得他们蹲在原地，抬不起头来。过了良久，那白衣人才转向那名舞娘问道：“你是吕德的女儿吗？你也是纳戈尔家的后人吧。”

那舞娘一愣，随即仰起脖子来。她惨然一笑道：“你果然看出来了，不错，是我逼迫慕先生来杀你的，和小慕无涉，他全不知情，你放过他——”

白衣人探过身去，他身上发出的冰冷气息让她瑟缩了一下。他抓住她的胳膊，轻轻地一扭，轻轻巧巧地将她拉近身来，两人面对面地挨得紧紧的。他冰冷的手抓住她的时候，因为痛苦和恐惧，那女孩情不自禁地发起抖来，但还是鼓足勇气，将秋水一样的双眸迎了上去。他的手扶到她的肩膀上，她就觉得那儿的肌肉和关节完全冻结成了寒冰，动弹不得。她绝望地喊叫了一声，从她怀里突然窜出了一条赤红色的小蛇，长舌犹如缭绕的火焰，一对毒牙闪着青光，朝白衣人胸前闪电般噬去。

两人挨得极近，又事起突然，白衣人却似早有准备，好整以暇地一低头，一口气吹在那条毒蛇三角形的头上。那蛇的动作一滞，盘成弯弓形的身子在空中停了一瞬，白衣人就在这一瞬里低下头去，在蛇头的尖端上轻轻一吻。

他的一举一动都雍容大度，虽然是吻蛇，却似从后花园里摘下一朵鲜花放在唇边一样。那条毒性猛烈的赤蛇登时冻成了一根僵硬的冰棍，啪的一声落在地上摔碎了。

舞娘脸色煞白，咬住嘴唇不做声。

白衣人温柔地垂目看着她的眼睛，轻声问：“我虽然与青阳为敌，吕德却是被自己的王吕贵觥杀的，你为什么要来杀我呢？”

女孩看着他温莹如玉的眼睛，只觉得自己心头猛跳，她猛地别过头去，不再看他的眼睛，胸口起伏，大声说：“你是魔鬼，瀚州的每一蛮人都恨不得杀了你。”

白衣人轻轻地叹息说：“我爱的是天下人，却得不到天下人的爱。罢了罢了。”他双手一紧，将女孩环抱在手，用死亡之唇朝她亲去。

他们双唇相碰，那女孩轻轻地向后一仰，发出了一点微弱的动静，那是小鸟在猎鹰爪下的无望挣扎，是明知不可能逃脱的本能反应，然后瞬间被冻成了一尊冰的雕像，大睁着眼睛，睫毛上犹自挂有一滴冻成圆珠的泪珠。

一根手指划过她僵硬光滑的脸庞，“真是漂亮啊，”他叹息着说，松手将她向后推去。那尊冰的雕像落在地上，发出嘭的一声脆响，碎裂成了亿万顷水晶碎粒。

起身去后帐前，他对那青年武士说：“吕戈，把这儿收拾了吧，她也算是你的堂姐呢。”

后帐里四面都挂着厚厚的银貂毛皮，光这些没有杂毛的皮毛，就值在千万之上，只是这里仿佛比前帐还要森冷。

“你杀了她？”一个女人的声音问道。她全身都包裹在厚厚的裘皮大衣下，看不清样貌年龄，只听声音清脆悦耳，可知岁数不会太大。

“没有人可以为我辩解。没有人理解我。”他不乐地说。

“你越想不透，你的身上就会越冷。”

“我将天下放在了自己的心里，杀人是坏事，但我杀了这十几万人，却可让整片北陆瀚州、让整个九州大陆上的亿万生灵都生存下去——我有什么错？”

“坏事终究是坏事，即便做它的目的是为了行善也是如此。你老师明了这一点，所以他由着自己的身体腐烂，但不会像你这样痛苦。”

“所以他才死得早——”白衣人怒喝道。

“你真的是这么想吗？”那女人冷笑一声，她手足一动，就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原来她手上足上都系着长长铁镣铐。

白衣人突然怒喝道：“七曲部敢反我，我自然要将它屠戮得干干净净。下个月我就要召开库里格大会，让整个瀚州尊我为大蛮天王，谁又能拦住我的脚步呢？我还要西征夸父，南渡天拓，即便是坏事，我也要将它们做得轰轰烈烈的，让后世传诵。”他始终风度翩翩，白衣胜雪，纵然在刺客突起白刃加身时，也不动如山，但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女人面前却总是展露出心底的世界来。

“不要再杀人了。你就听我一回，阿鞠尼，不要再杀人了。如果你这次不杀，我就发下毒誓，”女人的语声突然转柔，她的话音越来越轻，到最后几不可闻，“我发誓，以后就是你最卑贱的奴仆，事事顺从你的安排，你要怎么样就怎么……”

白衣人茫然地看了她半晌，后退了一步，躺在铺满厚厚毛皮的褥子上，慢慢地说：“云罄，这十年来，我多想，我多想是这样呵。可是如今已经迟了，我不能碰你，”他低头看着自己又长又敏捷，却散发着无穷寒气的手指，寂寞地说，“我再也无法碰我所爱的人了。”



第一卷▲

阴羽苍狼

1

青虎十二年，也是瀛棘年号改元白雀的那一年。

瀚州大地凝固在二百年来最黑暗的谷玄律之中。寒冷冻结了欣欣向荣的阿遥草，冻结了蛰伏在温暖草根下的生命，也冻结了瀛棘原上蓝水晶一样的香蜜湖。在那些冷得像刀锋一样的夜晚，香蜜湖边的大石被巨冰一块块地拱起，参差如刀——后来瀛棘七氏的人都改口叫它狼齿湖。苍狼们在冰原上奔跑，它们的瞳孔被耀眼的银色闪烁成芝麻大的小黑点，缩在厚厚的满是冰凌的眼睑后面，它们的嗥叫声在夜里能传递到百里之外的白梨城里。

在这滴水成冰的长夜里，我出生在堪离宫皋德殿那冰冷如铁的青石板上。

他们说生下来不哭不叫，他们说生下来就能转动着眼珠四处张望。旷古未有的黑色长夜给了我漆黑的眼珠，狼的嗥叫给了我冷漠的眼神，我仿佛知道自己降生在一片混乱而艰难的时世里，唯有比周围更冷漠，才能不被这个世界冻伤。

侍女们熟练而又忙乱地移前退后，她们把井里敲上来的大冰块放在架在炭火上的铜盆里，直到温暖的水泡翻滚开来，她们柔软的胳膊此起彼伏，擦去我身上的血迹和羊水，把我用暖和的毛毡包裹起来。“是个男的呀，夫人。”一个声音说。

我没有听到回答，我看不见自己的母亲。她的床榻四周飞快地被一圈华丽的绸缎包笼了起来，那些帷幕像闪光的瀑布一样垂挂，压抑的喘息声则仿佛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从帷幕后透了出来。舞裳妃是她们的舞原上最漂亮的女人，她的声音明媚婉转，犹如树影下穿行的阳光，身经百战的瀛棘王就是那样被俘获的，但此刻她明白，呻吟和苦痛无法驱散笼罩这个部族之上的悲凄浓雾了。

忙乱的女人们形成了一股汹涌的潮水。那些纷乱的绣花缎袍和浓厚的麝香味，让襁褓中的我窒息而且眼花。世界移动起来，乌黑的瓦顶变成了冰晶一样的天空，随后又变成了低矮的瓦顶。我被抱到了一处偏殿中，现在潮水退开了，如豆的灯光下，一个青衣淡妆的嬷嬷默默地把我搂在怀里。她的脸上，还有着未干的泪痕。在她的怀里，我触碰到了——一对宽大而下垂的乳房，它们沉甸甸的，充满诱惑，散发着刺鼻的奶香。这股刺激让我的鼻子往后皱了一下。我用下巴和没长牙的牙床狠狠地去寻求它的源头，我咬开了什么东西，一股温暖的带着血腥味的奶水冲入我的咽喉。我喜爱这种刺激，它让我高兴。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些值得赞美的东西。

二百年前，一个王朝覆灭在和帝王一同长大的奶兄弟身上，因而杀掉奶妈的乳儿，便成了我们瀛棘部的残酷习俗。

楚叶嬷嬷就是舞裳妃从她的家乡、三百里蛮舞草原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同族姑娘。在她踏入这座雍容庞大、刚刚开始透露出一点腐败气息的王宫时，她那幼小孩儿的血还没有流尽，这个长眉毛长鼻梁的女人，却不计较一切，滴着血和乳汁，把所有的母爱都倾注到我这只贼杜鹃崽子身上来。

我心满意足地打了个嗝，往空中喷出一口奶，它在风中冻成了一块冰晶，随后就分崩离析在空气里。

我抬起头来，睁开眼睛，就看见愤就侯瀛台白的影子在窗外山一样移动。夜寒如刀，空气都要凝固了，可他的脚步还不停下来。他在院子里来来回回地走，月光把他的乱发、他的怒气映射在花格窗的纸上，像是一层薄薄的雾气。瀛台白是我庶出的二哥，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怒气勃发的，他的怒气蒸腾，如同院子里那棵乱了时令、如雪般张张扬扬盖满一树的白梨花。

让我回头说说瀛棘那时候面临的悲剧吧。

那时节瀛棘部新败，已面临灭顶之灾。瀚州霸王青阳遣大将铁棘柯率七部大军汹汹而来，与瀛棘对阵西凉关。瀛棘出关决战，大军连战连捷，将青阳人杀退了七十余里，瀛棘大将军、昆天王瀛台寒回只留下武威、玉铃两卫军守卫关隘，尽遣其余六卫大军紧追，逶迤至虎皮峪南，不料青阳精锐虎豹骑突然自后出现，截断瀛棘主力归路。瀛棘四万大军在岸门屯被围得铁桶也似，坚守不能，后撤无路，冲杀三日不能出。

我叔父昆天王瀛台寒回此时尚且还拿着把小木凿刀在关上门楼内刻一块木头，听到败报，他低首不语，脸色黑如乌铁。左右都屏住呼吸，不敢开口说话。后来七曲酋长荆雄、陌羊酋长羊敛前来求见。七曲、陌羊部都是瀛海边的小部落，各有数千兵马在西凉关助瀛棘守卫，尤其七曲，以虎弓射手闻名，是瀛棘守卫关隘的助力，瀛台寒回正苦闷无计，忙喝令卫兵将两人放入，却见那两人后面还带了一位满脸笑意的年轻人，那人长得面生，服饰又非蛮人。瀛台寒回的执戟卫士警觉异常，当即将其拦在阶下，青光闪闪的长戟在他颈项处晃动。

那人不以为忤，在阶下微笑着拱手道：“我是青阳王派来的说客步无咎。特来拜见将军。”

“青阳王吕易愷？他也来了么？”我叔父瀛台寒回喜怒不形于色，他问这句话的口吻依然如常，但此问既出，已然心怯。

步无咎微笑着说：“带领虎豹骑的，不是我们大君又是谁呢？”

瀛台寒回冷笑了一声，道：“你是个东陆闲人罢了，无非仗着嘴皮利索，四处